

十日刊 第三十二期

# 是非公論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 中國政治的現階段

吳幹

「今日的中國政治，一般是充滿了種種口號，種種氣氛，種種陰謀，種種奔走，種種調停；依舊是有的樂觀，有的悲觀，有的冷，有的熱……有的張一隻眼閉一隻眼……」

## 對外宣傳的重要

譚志遠

## 美國的遠東政策和泛美會議

呂碩儒

## 鮑加達士的領袖論

普仁

每份售洋五分

全年二元

(郵費在內)

筆墨文具紙張  
機關學校用品  
一應俱全

廣戶氏  
**老胡開文筆墨莊**

上海總店英租界拋球場  
南京分店太平路門帘橋  
電話二二一六一號

**禮查咖啡館**

中山東路 68-70

裝璜精美  
地點適中  
西餐名點  
一應俱全  
招待週到

**是非公論** 第三十二期

**內容**

中國政治的現階段……………吳幹(一)  
對外宣傳的重要……………譚志遠(六)  
美國的遠東政策和泛美會議……………呂頌儒(三)  
通訊：我們的外交政策在那裏？……………皖鵬(二六)  
求知青年的苦悶……………高鶴年(一八)  
書評：鮑加達士的領袖論……………普仁(三)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投稿，然須與本刊原則相合。
- (二)譯稿希並寄原文，或指出原書。
- (三)寄稿須具姓名，加蓋圖章，並書明通信地址。
- (四)本社因經費有限，來稿除贈送本刊外，恕不另報酬。
- (五)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郵資外，概不退還。
- (六)寄來稿件本刊有刪改之權。
- (七)來稿請寄交南京珠江路二十二號本社編輯部。

# 中國政治的現階級

今日在中國政治，一般是充滿了種種口號、種種氣氛、種種陰謀、種種奔走、種種調停；依舊是有的樂觀，有的悲觀，有的冷，有的熱，有的感情用事，有的張一隻眼閉一隻眼。所有一點兒不同的地方，只是由「主義」變成「陣線」的爭執，由「善後會議」變成了「國民大會」的召集，由梅蘭芳的義務戲變成了陳波兒的綏遠勞軍。其餘民主也者、憲法也者、獨裁也者、統一也者、割據也者……依然是二十餘年來的老調門，結疤，舊病復發，政治這回事，彷彿是永遠沒有長進的。

談到政治，客觀很不容易，因為我們各人都有各人的歷史背景支配着我們，前途希望指導着我們，親戚、朋友、與眷屬影響着我們。我們是感情動物，同時，也是頗能唯理化的動物；我們有的是道理，常常也會是天經地義的道理。談到政治，正如談到我們自己的職業、自己的文章、自己的兒子：自己的總是最好、最妙、最乖。沒有人甘心去反躬自省，詳細考較他自己的先入成見，問：看他是「否有」[疙疸]，有「執着」，有「迷妄」的地方；看他到底

確有幾許獨立的精神，容許他去作幾許獨立的政治主張。

這兒要討論的，只不過想冷靜的來看：到底我們有多少鴻溝，可以區劃出多少疆界，多少「陣線」，多少圈子？可是這類區分，一般與各個人的立場、觀點、以及先入成見有關係。假如我們的朋友是「賢良方正」之流，那末一切政治舞台上的人，都會被他分入「正人君子」或「姦佞小人」的集團，正像北宋時代的歐陽公，桃花扇說書的柳敬亭，與近些年來「好人政治」的倡導者。假如我們的朋友是一位唯物史觀的信徒，于是由階級意識，階級層次，階級立場之類，就可以劃分出種種對立的階級來，諸如貴族對貧民，有產對「普羅」，革命對反革命……等等。至于「腐敗」與「摩登」，「實際」與「理想」，「全盤歐化」與「本位文化」……種種不一而足的分野，都是基于我們的立場、觀點、與先入成見的不同，不然，那兒會有若許紅的、綠的……與乎旂旗招展的種種官冕堂皇的廣告與招牌。

可是這兒確沒有存心要指責誰何的立場，觀點，與先

入成見。非特我們不是倫理批評家，有毋須妄置可否的必  
要，即使我們苦口婆心，說一大套，結果也不過教人們跳  
出甲種火坑，陷入乙種火坑而已。況且一個人的立場，觀  
點，與先入成見，由來並不簡單，豈是隨便三言兩語，就  
可以使他超脫無餘，得到如來的真諦。其實，立場、觀點  
竟可以讓牠多有些；先入成見，讓牠五光十色；不然，社  
會將要變到何等的簡單無聊，何等的死板。社會正需要種  
種臉子，因之人間纔會有美麗與醜惡；需要種種性格，因  
之人間纔會有溫柔與粗暴；需要種種立場、觀點，與先入  
成見，因之人間纔會有分歧的意見，各式的主張，與乎讓  
大眾來議論是非的機會。

假如我們是局外人，一下子跳入了中國的圈子，在這  
國度裏，我們立刻可以發見兩種人：一種是傾向保守的，  
傳統精神是他們的性命；一種是傾向進步的，機械文明是  
他們的信仰。這兩種人的分野與鬥爭，其實由來已久，而  
且也是很自然的，可是一向却沒有像現在這般尖銳化，這  
般具體。在現社會裏，這兩種人都各有各的政治代表人，  
謀國的方略與辦法，忠實的信徒與羣衆，以及一時失敗一  
時成功的所以然。

保守的人們，從好的一面說，可算是中國傳統的士大  
夫，或者典型的政治家，如范仲淹、王安石、曾國藩、  
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那一個道統，那一隻脈絡流傳下  
來的。換一句話說，這些傳統的士大夫，即是他們的宗師  
，他們的教授。他們使用的教科書，也就是這些士大夫們  
遺留下來的筆記、書牘、手札、奏議。我們可不要輕看了  
這些將要絕版而尚未絕版的線裝書，也就是從這些書裏，  
他們學會了一切問世的本領，比方他們毋須念政治學而自  
有一套很實際的政治學，毋須研究檔案，而自能立定種種  
方策，成功未來供一批書呆子去研究的檔案。他們確是有  
一套完完整整的東西在他們手裏。

這一套東西，可以分爲兩部份：一是律己的，一是治  
世的，而治世的又可分爲精神方面與實際方面兩種。說到  
律己，好在坊間有曾國藩的家書和日記，版本不少，想爲  
世人所週知，這兒可以不必多談。可惜的是：縱使是近代  
的保守人物，也頗有點不大實踐這一路學問。這却倒不定  
是因爲現社會「江河日下，世風不古」的關係，也許是因  
爲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不大作與農村社會的辦法吧？  
然而律己，還有的是種種氣派、場面、架子、裝腔作勢，

這可非習養于保守的空氣之中，你終歸是擺佈不出來的，終歸是不能明白牠的精義所在。說到治世的精神方面，近幾年來提倡的禮義廉恥，復興的固有文明……下焉者至于禁止男女同遊等等，皆是屬於這一部分。有的人也許覺得這是開倒車。可是有的人却以為提倡禮義廉恥，在收復江西匪區的工作上，確是着了很大的成效。這似與會國藩的「討粵匪檄」，提倡禮義廉恥，信奉先聖先賢，而卒能平定太平天國，如出一途。至于治世的實際方面，諸如礪堡政策，保甲制度，合署辦公，……以及建立先賢祠，創設倉庫與平糶等等皆是，舉不勝舉。這許多辦法，真是無往而不暢行無阻，確已獲得實際成效。這不但使得受了近代知識的留學生，無法反對，反而使得他們慚愧，抱怨自己學的東西，未免過于理論，不大合乎現實的中國社會。

所以，假使我們不談「民治」「憲政」則已，如果真要談起「民治」「憲政」來，老實不客氣，這一派人倒是擁有大多數的信徒與民衆。全國大多數的農民要擁護他們；四五十歲以上的老頭兒要擁護他們；即是道士、居士、星卜相士，以及大部份的商人，尤其是販賣香燭紙馬的，更非誠心誠意的擁護他們不可。原因是只有這些保守的人

物，纔是講的他們自己的話，所以他們懂得；教的他們知道去作的事，所以他們甘心去作。回頭，你看另外一批新時代的人物，開口民族精神，閉口帝國主義，又是甚麼建設，甚麼教育，甚麼國防……鄉下的人們，除了瞠目而視，不知所云之外，到底能有甚麼旁的反響。所以，不是嗎？還是「禮義廉恥」，「保甲制度」這一套，終歸能抓着大多數民衆的心，引得起大多數民衆的信仰。這一套到底是數千年來的傳授，早已貫穿了舊社會的一切文物制度，形成功舊社會一般民衆的公共信條。

保守主義有穩定舊時社會的長處，這即是保守主義能夠獲得相當成功的主要原因。然而保守主義至多也不過只能穩定舊時社會，這就足以注定保守主義將來在政治舞台上的一切命運。現代的中國，處在現代的國際情勢之下，急需的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很顯然的，抱定歷代傳統下來的保守主義，決定是不能夠把中國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不，即使抱定一部份保守主義，放棄一部份保守主義，提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類，也是不能把中國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爲甚麼？因爲有了「中學爲體」，你也許就不能夠「西學爲用」；要想達到「西學爲用」，你也

許就得放棄「中學爲體」罷！「近代化」（注意：這並不是「全盤歐化」！）據我們想，大概是不分東西，不分主義，不分政體的；並且是：不接受調和，不容許構通的；一言以蔽之曰：無所謂「中」與「西」也者。假使一定要堅持中西非得各佔一份不可，結果恐怕非一切都鬧來像廣東戲的楊貴妃，頭戴鳳冠，身披霞佩，足上穿一雙摩登高跟鞋那樣不可。

然而，我們問：爲甚麼直到現階段的中國政治，依舊是保守主義佔有絕對優勢？自然，保守主義能夠相當維持中國固有的穩定是一個原因，同時，他們能夠團結一致，不像站在近代化的人們那樣四分五裂，也是一個原因。保守主義的信徒，崇奉的是同樣的宗師，信仰的是同樣宗師留傳下來的同樣的筆記、書牘、手札、奏議。同時，也有同樣的律已方法，同樣的氣派、場面、架子、裝腔作勢，他們天然能夠氣味相投，打成一氣來策謀國家的出路，他們自己的出路。反轉來說，那些站在近代化立場的人們，有的留英，有的留法……有的念政治，有的念工程……有的進哈佛，有的進牛津……有的老師是杜威，有的老師是羅素……，有的……，所以一回國來，各攢各的團

四

子，各唱各的理論，各講各的學術，各信各的主義，議論紛紛，自己爭吵得一塌糊塗，那還能夠形成一種強有力的進步勢力，取保守主義而代之，把中國推進到近代化的境域！

在現階段的中國，保守主義和進步勢力依然是兩大集團，兩種力量。保守主義在過去很複雜，現在似乎到了日暮窮途，漸已趨于簡單一元化，因而增加實力不少。反之，進步勢力在過去不過是王公大臣的附庸而已，直至辛亥以來，始稍露頭角，「五四」以後，纔抬起頭來，然而從此也就多事了。進步勢力的分野，當初不過是地域的，有所謂「大陸派」，與「英美派」的說法。隨着政潮起伏，近些年來的進步勢力，也曾經過幾度演變，幾度分化。到了現在，似乎走上了兩三個顯然互不相下的勢力集團：地方的色彩減少了，政治的趣味濃厚了。這兩三個集團，自然也不很單純，一般都是由不少的小組織、小團體湊合凝聚而成的。

這兩三個勢力較爲雄厚的集團，即：英美憲政派，人民陣線派，和集權統治派。在這三派支持下的進步勢力，他們的信徒與民衆，大半來源于青年、都市、與中產階級

英美憲政派代表典型的資產階級，他們的諸葛亮是已故的丁文江氏，他們的理論家與發言人，是學哲學的胡適之；他們的實力：在教育學術機關，以文化基金為基礎；他們的信條：空泛的民主主義；他們的辦法：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實行憲政，讓他們個個都有當艾登，麥唐納的機會。人民陣線派的理論家與發言人，即是剛死不久的文壇藝人魯迅翁；他們的實力：第一、在雜誌言論界，第二、在電影戲劇界，第三、在西北的紅軍；他們的信條：變相的馬克斯主義；他們的辦法：組織國防政府，立刻抗日，讓蘇俄蘇一口氣，可以從事第二次、第三次的五年計劃。集權統治派的理論家與發言人，可以說很多，也可以說一個都沒有，因為在他們的發言人中間，確是找不到一個像胡適之那樣聲勢浩蕩，魯迅翁那樣不顧死活的人；可是他們的實力雄厚，擁有不少精強力壯的青年；他們的信條：自立更止；他們的辦法：擁護中央政府，埋頭苦幹，準備抗日。

這三派互不相下的集團，到也有他們共通的地方。比方改造中國，達成近代化的國家，起碼是他們一致的目標。這也是進步勢力之所以為進步勢力，絕對不能與保守主

義者混為一談的最主要的一點。換一句話說，近代化之與維持閉關時代現狀的傳統精神，是難以並存，而多方矛盾的，因為保守主義要維持的是傳統精神，而近代化所要求的却是機械文明。所謂機械文明，並不限于機關槍代替大刀隊，自動車代替洋車夫而已。機械文明乃是一種新形態的概念，基因于十七世紀以來的科學發明，科學研究，與科學的組織精神。機械文明是貫穿了近代一切生活層的動因，諸如政治，社會，經濟，法律，倫理，道德……以至于工程等等。機械文明並不是靜態的、停滯的一種死架子，可以施于「古」，亦可以施于「今」，可以施于「夏」，亦可以施于「夷」，乃是隨環境而變遷，隨時代而轉移，隨新研究、新發明、新組織而時刻刻在那裏變動的。反之，機械文明可不分國界，不拘主義，不受在何種風俗習慣的限制的，所以英美追求牠，日本模仿牠，列甯讚美牠，希特拉、莫索里尼更要加緊工作抓住牠。然而機械文明却不是有些詩人們的安慰，也不是有些哲人們的至尚理想。機械文明只不過是產生力量的泉源，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近代世界上的一種時髦而已。可是，在近代的世界，沒有機械文明便不能生存；有了機械文明之後，你纔

配談一切的一切。

機械文明雖說是進步勢力不知不覺中的共同信仰，然而機械文明也算不得是他們共同認識，互相默契，彼此集中力量來擁負的中心思想。老實說，進步勢力，在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下，所欠缺的，正是一種中心思想；尤其欠缺的，是一種實際而強有力的中心力量。所謂中心思想，如其要使牠成爲一種中心思想，在消極方面，勢必不能使牠含有偏頗意味的主張，永遠爭論不出結果來的高調，以及立意翻新借圖挾的倡說，有如近些年來久已爭辯不休，而仍可長此以往繼續爭辯不休的「憲政問題」之類；在積極方面，勢必要使牠合乎近代化的條件，成爲一種由農村社會進化到大都市，由手工藝進化到大工廠，由徒步、驟

車進化到輪船、火車、飛機，由大家庭進化到小家庭，由迷信進化到科學，由「男女授受不清」進化到「花瓶制度」……的新社會所需要的生活標準的中心思想——使一般高等潤人與低級大衆生活在人世有所遵循，而且甘心情願去遵循的中心思想。

然而沒有實際而強有力的中心力量，只憑一張嘴，一頭筆，不要說這世界難得的就是曠代的天才——他能認出現社會的真面，找出現社會的病根，立出現社會的中心思想——即使就有如此這般的奇績，這也是枉然！所以在現階段的中國政治，我們不但要求一種適合現社會的中心思想，尤其要求一種腳踏實地，能按着緩急輕重，大膽去作的中心力量。空口說白話，其如頑強的實際環境何？（吳幹）

## 對外宣傳的重要

前不久會見一個新由美國回來的朋友，和他談及美國近況，順便問他近來美國對於中國的批評。據他說：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美國對華的輿論，凡經過好幾變。有時對中國抱非常好感，有時則一點不表同情。但自從

去年七月「西南事件」和平解決之後，中國完成統一，美國一般輿論都對中國表示好感。以前說中國不能統一，說中國毫無希望的言論，已不復見於雜誌報章。但是美國最近對華的輿論如何，則因他本人早已離美，無從知道。



由上面的這段談話裏，這位朋友便下了一個結論，說：一個國家內政和外交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美國對華輿論之所以時好時壞，完全是受了中國內政的影響。如果我們要想外交上有辦法，必須先整頓內政。如果我們的統一完成，政治上軌道，不愁歐美列強不對我們表示同情。

我聽了朋友這段話以後，覺得他所說的僅是對了一半。我們如果要列強能了解我們國內的實況，對我們發生好感，則我們除了發憤振作之外，還須努力於對外宣傳。如果我們的宣傳不努力，不得法，不但是列強與吾人之間始終隔膜，容易發生誤解，有時還會影響到我們國內統一建設的工作。因此，我覺到對外宣傳的重要，實不亞於對內的努力。

誰都知道，一九一七年美國之所以加入歐戰，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大的一個原因，不能不說是因為德奧的宣傳失敗，而英法的宣傳得法。德奧因為宣傳不得法，激起美國人民的反感，於是美國便和它們斷絕國交；勒令奧國大使與德國軍事參贊下旗回國，而負責傳之責的巴本（Papan）即一九三二年任德國閣揆後被希特勒派做駐奧大使的巴本（）便被美國下令通緝。到了德國勾結墨西哥對抗美

國的密電（The "Zimmermann Note"）被美國截獲交與美國報紙發表以後，美國對德的輿論更爲激烈。所以美國之加入歐戰，不是在一九一七年美國商船被德國潛艇毀滅之後，而後決定，早在德奧宣傳失敗而英法成功之時，已決定了美國應取的立場。

因爲國際宣傳有如是之重要，所以近來許多國家在平時便有宣傳部的設立；而我們的東鄰友邦，在去年也通過以鉅額的款項，來作對外宣傳的費用，在世界各大都會設立宣傳「文化」的機關。但是在我們國裏，對於國際宣傳的事業，除了靠國民個人或私人組織的團體各自努力外，從沒有聽見過有大規模的組織或計劃。因此，外人所得關於我國的知識，都是由私人的接觸得來，或是根據外國報章雜誌上所得零碎散漫的消息及一知半解的紀載。在外國的大學裏，要想找一本中國人用外國文寫的中國歷史來做課本或參考，都不能辦到。所以我們中國人之對於國際宣傳，一向似乎就不很注意。外國人之對於我們說好說壞，一切全聽諸自然。如果遇着一兩位著名的學者，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孟祿（Paul Monroe），或韋羅伯（W. Willoughby）之流，來中國遊

歷以後，寫了一兩本替中國宣揚文化，或爲中國鼓吹的書，中國便因以受惠不淺。但是如果遇阿本德（Hallet）Abend一類的新聞記者，或克乃德（Paul H. Clyde）一類的二等名流，寫了於中國不利的書，或是發表於中國不利的言論，說不定一部分讀者或聽衆便要把中國看得一錢不值。

所以我們不自努力，而專靠外國人來替我們作國際宣傳，實是非常危險。即使他們沒有侮蔑中國的存意，有時因爲觀察之不正確，或了解之不徹底，也不免要以訛傳訛。譬如以研究中國文學著名的英國學者芥爾思（Giles）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國書史裏，還鬧了將「宋，趙伯駒，伯驢」譯作（Sung Chao-Po, Chu Po-Shu）的笑話。其他次一等的人物弄出來的錯誤，更不勝枚舉。所以我們覺到，要使外國人真正了解中國，認識中國，還須要我們中國人來自己努力。林語堂先生的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書之所以能在美國風行一時，最大的原因便是由中國人分析中國的國民性，自有其獨到之處，決不是一般外國的所謂「中國通」者所能躋及。

現在我們中國是處在極其危殆的環境裏。國家的存亡

治亂，前途之能否光明，一半固然是要我們自身努力奮鬥，一半也要看列強之能否給吾人以援助與同情。我們已往之對於國際宣傳工作，似乎太不注意；然到了現在，實不能再加以忽略。因此，作者不揣愚陋，敢將一得之愚，錄出以供國人及行政當局的參考。如果我們認爲國際宣傳的工作是非常重要，在作者之意，最低的限度，我們應立即舉辦下列的幾件事情：

（一）在世界各大都會設置文化機關——關於此項工作我們的政府當局似乎一向就不曾加以注意；然其功效之大，實百倍於我們在事變後發出的通電和宣言。因爲我們如果要想獲得別人的同情和援助，我們必須設法引起他人對我敬愛之心；要想能引起他人對我敬愛之心，則須在平日加以培養，使吾人之高貴文化深印於他人之腦海中，決不是在事變之後大聲呼號哀求，便能感動別人。所以要博得外人的同情與敬愛，必須從文化的宣傳着手。但是文化的宣傳，我們的當局一向就不很加以注意。譬如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裏，雖然也有一個「中文部」，但却不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創辦或要求學校創辦的，乃是美國某富翁爲紀念其忠實的中國廚役而設立的。所以在這個「中文部」

裏，除了一部圖書集成與少數小說雜誌及六七份中文報外，別無其他。而書櫥之污穢，陳設之零亂，適足以代表一個四分五裂的中國。然而在該圖書館的另一角的「日文部」裏，則陳設整齊富麗；書櫥清潔美觀，使人置身其中，儼如另一世界。而陳列的書籍字畫，悉由日皇捐贈，頗能代表「友邦」文化的精華。在這種情形之下，試問一個外國人，參觀了這「中文部」和「日文部」之後，將發生何種感想？又如在外國的許多博物館裏，我們明明見着牆上掛的是一幅中國畫，而參觀的人却說「這是 Japanese Painting」明明玻璃櫥中陳列是景德鎮的瓷器，而參觀的人則說「這是 Nippon Porcelain」。諸如此類的事實，實果不勝舉。但是我們不能怪參觀人之缺乏常識，祇能怪我們自己的宣傳太不努力。我們要想矯正這種錯誤的觀念，便祇有在世界各大都會設置文化機關，從事於文化的宣傳。

(二)與外國各著名大學交換教授——關於此項工作，我們的政府一向就是不過問，祇有極少數的學校——如清華燕京等——私自與外國大學接洽辦理。我們政府之不過問此項工作，並不是我們不希望外國教授來華講學，也不是外國大學不要我們華人前去担任教授，更不是我們真正

沒有能到外國去担任教授的人材。我們政府之不過問此項工作，最大的原因，或者是因為政務太忙(?)而無暇顧及，或者是認為無足輕重而不願過問。但是此項工作之重要，實不亞於我們上面所說的設立海外文化機關。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大學教授在學校裏的工作，除了可以影響到一部分學生的學識與信仰外，同時與其他同事的切磋商討時，也可以影響到一部分教授的思想與認識。我們的東鄰友邦知道這一點很清楚，所以在美國的很多的著名大學裏，差不多都有一位友邦的教授。有時我們中國人到美國去求學，入校以後，學校還會把我們劃規這友邦教授去管理。在外國的各大學裏，却是難找到一個中國教授，即間或碰見一兩個在那兒教書的中國人，他們的地位也不過是講師 (Instructor) 或助教 (Assistant) 而已。然而就是這一兩担任講師或助教的人，他們之能得到在外國任教的機會，也完全由於個人努力奮鬥，奔走接洽的結果，從來沒有聽見政府給予他們以任何援助或鼓勵，使他們能在海外為國效勞。所以在外國替我們宣傳中國文化的大學教授，多半是來中國住過兩三年，而對中國并不十分了解的「洋大人」。在外國與民衆接觸，替中國宣傳的人員，祇有我

們每年送到外國去留學的一般青年學生。這一般青年學子，學識經驗，兩俱不足；說出話來，既難博得他人的信仰，辦起事來，有時亦難免感到困難，或發生錯誤。我相信凡是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以及「九一八」事變時在外國求學，而曾經爲國奔走的青年學子，都會有同樣的感覺。所以我們如果希望外國人能真正了解中國，同時并使國內不能赴外求學的一般青年學子有一個聆聽世界著名學者講學的機會，我們的政府便應和國外著名各大學接洽交換教授的辦法。如果我們有了學問高深，經驗豐富的教師到外國去擔任講座，則不但能傳佈我國文化，博得外人敬仰，同時遇有非常事變時，還可以擔任我們國外留學生的指導，替國家作種種的幫忙。

(三)增辦對外宣傳的雜誌報章——此項工作，年來政府似乎已着手辦理，但是我們覺得還是不夠。我們之所謂不夠，便是量的方面仍嫌太少，而質的方面並沒有十分提高。譬如拿報紙來說，在京滬一帶國人自辦的英文報紙，僅「大陸報」一份，而外國人在上海一隅所辦的英文報紙到反有三四份之多。在外國人和中國人所辦的英文報紙當中，一般人的思想都以爲外國人辦的報紙中的消息，比較

來得迅速而正確。因此，一般人之能讀英文報或喜讀英文報者，就是中國人，也多半捨棄國人自辦的「大陸報」而訂閱英人創辦的「字林西報」等。於是在無形之中，不但我們的英文報紙不能向外宣傳，而外國報紙反而我們大施其宣傳作用。因此，我們希望有一個能代表我們民衆和政府的外國文報紙，一方面代表人民的輿論，一方面藉作政府的喉舌，使國內外的一般讀者真能明瞭民衆的情緒與政府的主張，而不致相信外國報紙的造謠。至於雜誌方面，年來政府與私人團體創辦者，已日漸增加。但是能將中國人固有文化，及國內情形，作有系統之報告於外者，仍屬太少。外國人之研究中國情形者，仍多仰給於在華外人的著述。所以我們希望國人創辦的外國文刊物，能增多數量，化分範圍，各自努力作有系統的介紹，使外人真能了解我國國情。

(四)注重國外華僑之教育事業——僑居海外的同胞，對於祖國的情形，多半是非常關懷，然同時對於祖國的情形，却是非常隔膜。外人和他們談及中國情形，他們多半是瞠目不知所對。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希望他們爲祖國宣傳，當然是絕對不可能。但是這批居住海外的僑胞，他們

和外人接觸的機會，却是非常之多；而他們因生長在外國的緣故，對於外國語言文字，自然也就較國內學習的人嫻熟。如果對於這批華僑子弟，給以相當訓練，使其對祖國情形諳習，未嘗不可負擔為國宣傳的使命，成為良好的宣傳人材。因此，我們覺到，如果要使僑居海外的同胞不致被外人同化，要使僑居海外的同胞能夠為祖國效勞，我們的政府便不應忽略海外華僑的教育事業。如果我們能在國外僑胞集聚的地方，派遣幹練人員前往訓練華僑子弟，授以國際宣傳的技能和方法，我相信一般富有愛國熱忱的僑胞，定能為祖國作種種工作，而政府在國際宣傳方面，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五)設立專辦對外宣傳的機關——為要使上面所說的幾件事情能夠實現，並使其工作方面能得到較大的效果，我們主張政府應設立一專辦對外宣傳的機關。如果對外宣傳的事業，沒有一專管的機關承辦，則不免要發生下列兩項弊端：第一便是職權沒有劃分，辦事容易推諉。通常一件應做的事，不是甲機關認為乙機關業已着手，便是乙機關認為甲機關早在進行。最後結果，則互相觀望，互相推諉，而事情都始終是沒有去辦。譬如拿去年倫敦美術展覽

的這件事來說。我們的美術古玩工業產品，既能得到友邦人士的清賞欣羨，則我們便應乘此機會努力宣傳我們的文化，並設法介紹推銷我國出產的貨物。但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專辦對外宣傳機關的緣故，於是教育部便祇負責挑選裝箱，外交部便祇負責接洽運輸，而實業部對於推銷國貨的事情就大可不必過問。下來的結果，除了我們的古物在國外出了一次風頭之外，其他一無所獲。第二個沒有宣傳機關的弊病，便是精力不能集中，則收效甚微。現在我們雖然也有一個僑務委員會和外交部的情報司，辦理華僑和對外宣傳的事務，但是它們所管轄的範圍，是非常寬泛，決不是專門對外宣傳的一件事情。因此，它們對於對外宣傳的事務既不能集中精力去辦，結果便是收獲不多。所以我們如果要使對外宣傳的工作，能收宏大的效果，必須設立一個專辦對外宣傳的機關。

(六)培養從事宣傳的人材——對外宣傳的事務，並不是每一個國民都能夠負擔的。必須明瞭國際關係，熟習外國語言，了解對方之風俗習慣及人民之性格與嗜好，然後才能去作對外宣傳的工作。不然，則非徒不能收良好的效果，有時或許還會叫他人發生了惡劣的反應。在「九一八」

事變以後，外人都亟欲知道我國東北實情，但是我們在外國負責宣傳工作的人員，除了一部分富有熱血的留學生外，恐怕就祇有青年會派出去的顧子仁先生一人。後來雖然經各方面要求，請余日章先生再度出馬，然不幸在華盛頓中風以後，余先生竟爾去世。由此可見我們能負對外宣傳的人材實在是太缺乏。明知余先生身體欠佳，還要請他遠涉重洋，前去為國效命。因此，我們覺到政府應該挑選一批有眼光，有才能的青年，給以特殊訓練，使其將來能負擔為國宣傳的工作。

上述的六項工作，不過是舉其犖犖大者，其他關於對外宣傳事務之尚須舉辦者，當然還有很多。但如果有了專門對外宣傳的機關以後，其他應辦的事，自不難一一實行。

## 美國的遠東政策和泛美會議

凡是工業發達到高度化的國家，就要依賴有廣大的海外市場，以消受她的商品。假使沒有或只有很狹小的市場，不但工業沒有繼續發達的希望，就是原有的工業也有崩潰的危險。所以對於市場的奪取或保有，在工業國家，是

，所以不必在此贅述。記得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著者在紐約和一位對中國很表同情的美國朋友談話，他在最後便下了這樣兩句結語……“The world is forgetful. It will soon forget that Manchuria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 (世界是易忘記的，不久的將來它便會忘記滿洲是整個中國的一部)。我們如果要希望收復我們失去的土地，要使敵人在國際間無從施行於我不利的鬼祟伎倆，要使全世界的人們永遠記得滿洲是我們中國的滿洲，則我們除了努力振作，作「臥薪嘗胆」的準備外，同時還要努力作對外宣傳的工作。

(謹志遠)

民國二十六年「一二八」五週紀念日於上海

絕對不肯放鬆的。

美國是工業發達的國家。遠東，尤其是中國，是她的良好的市場，並且是一個尚未開發的最大市場。她對中國的貿易，每年都有很大的數量，而從貿易上所得來的利益，

又大多投資在中國。自無怪她對中國這個市場一向最加注視了。

中國既然是美國最注意的良好市場，那末，牠用什麼方法來維護牠呢？換言之，她要使中國這個市場不被某一國獨佔，在外交上採用的什麼政策呢？我們解答這個問題，同時也要將美國整個對外政策加以扼要的說明。

曾經有人譬喻過：美國的對外政策像一個「烏龜」。這從某種意義上說却很相像。因為她要維持機器的轉動和大量生產的消受，一方面固不能不將「龜頭」伸長到遠東吸收一些滋養料——利益；同時她為要加強西半球的霸權和抵抗國際上的敵對，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將美洲造成爲一個堅固的「龜殼」。所以美國的對外政策，是兩個相反的原則而用在兩個相異的地方，即：對中國採用的是「門戶開放主義」，對美洲採用的是「門羅主義」。這兩個主義不僅有同曲異工的效果，且有交互爲用的功能。近年來這種特色反映在遠東國際關係上可以說是非常顯明。

中國一直是在「門戶開放」的方式下被宰割着。美國也是一貫的維持着她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至于保障中國領土完整，那不過是維持門戶開放政策的一種必然

方法。美國這種政策，並不自今日始，遠在十九世紀末葉，帝俄的勢力威脅遠東的時期，牠就偏袒着日本，制止帝俄的野心實現。到了歐戰以後，情形突然轉變；威脅遠東的，却不是一向強大的國家，而是後起的日本。所以牠一方面設法取消了英日同盟，另一方面成立了九國公約，而使中國的「門戶開放」得到國際上的正式承認。這個條約一向被人視爲歐洲凡爾賽條約一樣的維持着遠東的均勢。

然而不幸得很，日本自九一八以武力佔領中國東三省後，九國公約被撕得粉碎了。這是美國「門戶開放」政策受到一個無情的反擊。所以美國在事變的當初，態度上確實是比較憤慨，假使不是英國當時的態度過于徘徊，在援引九國公約的義務上，美國是有決心履行的。可是英國在當時不特不與美國合作，却相反地以幫夥的資格，慫恿着日本。結果，美國漸漸的發現了本身的孤獨；因爲再要積極的阻止日本的侵略，就有引起戰爭的危險。戰爭，豈止美國當局無此決心，即美國人民亦所反對；因爲戰爭在近代犧牲未免太大。何況說來美國當時在海軍方面還是居於劣勢呢。假使真的引起了和日本發生軍事上的衝突——日本是有這種決心的，美國將怎樣辦？這是賭國命於一擲的大事

，值得考慮，尤其是在實力上未有絕對制勝日本的把握以前，更是值得慎重考慮的。由是美國就陷于進既不能用言詞以外的方法阻止日本，退又不便明白放棄九國公約義務的情勢下，惟有死守着史汀生的不承認原則。但不承認原則的空泛而無力，又何能變更日本的既成事實？總之，美國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在遠東所有的經驗，的確是非常慘痛的。

繼之而起的是羅斯福的穩健政策，這種政策就是避免空言的阻止，而採用有效的對策。因為他感覺到，美國一向要求的中國「門戶開放」，現在是被日本以武裝力量關閉了，要將關閉了的門戶重新開放起來，這不是空洞的抗議所能生效，除非美國甘願放棄遠東的利益，否則，是需實實力來對抗的。所以羅斯福在就任以後，一聲不響地建造了美國從來未有的最大海軍，固不免有以實力維護她在遠東利益的趨向；而去歲十二月一日在阿根廷京城勃諾期愛拉 Buenos Aires 所召開的泛美會議，更有理由可以說是對抗日本一種最露骨的代表。

據電訊；參加這次會議的共有二十一國，所通過的和平公約，僅有正文兩條，議定書一件，正文規定：美洲和

平受威脅的時候，或是美洲各國間發生戰爭的時候美洲各國政府應立刻互商和平合作方案，並確定巴黎非戰公約與賴瑪斯條約 (Lamark Treaty) 所規定的義務。在議定書內，又規定：不許直接間接干涉他國內政外交事件。照這簡單內容看來，似乎只是美洲集團的確立或強固化，換言之，即美國新門羅主義的成功。然而在另一意義上，我們確不能不說是美國的對外政策趨於積極的表示。何以言之？

因為現狀下歐洲和亞洲，戰爭的危機，都已迫在目前了，這是美國所關心的，或者後者的關心特別強些。正如國務卿赫爾在泛美會議閉幕時的鄭重聲明：美洲各國並未趨向孤立政策，在此互相倚賴的世界中，我們深覺在新半球四週築一道中國長城，是最妄的。這話真是不錯。然則美國用什麼方法去應付呢？美國的方法，是很顯明並且一貫的，即對於歐洲的問題，主張保守中立的，但要收得效果，却非勸誘拉丁美洲諸國採取同一的立場不可。而同時對於遠東的問題，美國是主張參加的，但為要增強她的力量，更非把拉丁美洲諸國結成一條戰線不為功。

所以我們分析美國召集的這次泛美會議，僅僅地認為她是表現善鄰政策，是不夠的；因為這多少是受了查阿戰



爭，歐洲戰爭的威脅，以及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動所引起。這些事實，在表面上雖各自分離，然而在實際上却彼此緊密地聯繫着。關於這一點，華盛頓的一位評論家TRB曾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廿四日的新共和國週刊上對於這次泛美會議一文裏，說到最爲中肯，這裏不妨將它引一部分在下面：

「勃諾斯愛拉和平會議，也許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轉換點吧。這會議因爲歐洲與東方而增加了新的重要性……我們已覺得，假使我們有整個的西半球作我們的後盾，則我們和戰爭中的歐洲相周旋時，我們的力量將大大地增加了。……」

「去年十月間國聯對意裁制，使美國當局受了很深的影響，它們已考慮到一種對日抵制的可能性。國聯對於意大利的裁制失敗，並沒有它們灰心。它們指出：歐洲商人在阿比西利亞沒有重要的商業利益，因此他們一般地反對裁制。但是假使日本征服並佔領了中國——美國的高級的外交家們相信日本是會這樣做的，則英國、美國，與法國的鉅大商業利益都要受打擊的。只要日本的行動是對中國而非對蘇聯，則鉅商大買將無疑地擁護對日裁制。美國，不列顛帝國（包括印

度）荷蘭和拉丁美洲是日本的最大市場。英國能夠控制荷蘭的遠東政策；美國則可以控制拉丁美洲諸國的政策；英國與美國的共同行動，可以摧毀日本的對外貿易。而這將是比英美艦隊更有力的對日武器。」

「國務院當局已考慮到對日制裁的問題，但最後是否需要艦隊這問題却堅決拒絕討論。他們承認，對日裁制可以說一定會引起日本佔菲律賓或香港。但是，他們說，如果日本把整個中國都變成了另一個「滿洲國」，它無論如何要奪取菲律賓與香港，進而囊括荷屬東印度，暹羅，甚至東印度的。當時，日本會忽然覺悟到它有被裁制的危險」。

「也許目前還沒有認真地討論一個遍世的對日裁制的必要。不過在一兩年內或將成爲必要的。但是最要緊的是認清勃諾斯愛拉會議的兩種意義。一方面，它是有遠見的努力，要使這西半球自外於歐洲的戰爭；而另一方面，它是一種嘗試，動員這半個地球起來反日。在這兩重性裏，當局和拉丁美洲成立諒解的計劃，是和締結同盟有類似意義的。一切都是爲了防禦與和平，同時也都是爲了戰爭」。

這一篇文章的作者，認為裁制比艦隊更有效力這一點是不錯的；因為日本若受世界上的廣泛裁制，將

使它的經濟組織有整個崩潰的可能，就是單把中國作為它傾銷的尾閘，即連潛在能力計算在內，也不足代犖日本的對外貿易。至于日本在中國的既成事實，却說不夠正確。近年來各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已受日本正當的與不正當的（走私）威脅了，不僅是威脅，而且已經受嚴重的打擊了。還有一點須得指出的，就是

上文所說對日裁制，現在是已經在開始了。和勃諾斯愛拉相關聯的，是南美洲以前幾個親日的國家最近也參加了世界的抵制運動。巴西就是一個例子。但是T

R B所指出的遠東問題日趨尖銳化，美國當局並未輕輕地看過這一點，確是事實。

不過和制裁問題相關聯的還有英國的態度如何？是值得重視的，英國在「一九一八」事變的當初，顯然是支持着日本；迨後雖有若干的改變，但仍缺乏具體的事實證明。歷次作說中日的英日同盟復活，總不能一味的空谷傳音視之吧！

總之，美國是準備了，如果可能，是以拉丁美洲諸國作後盾，和日本來對抗一下的。這次在勃諾斯愛拉所召集的泛美和平會議，便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呂碩儒）二月十一日于南京

## 通信

# 我們的外交政策在那裏？

提起了中國的外交，真祇有天曉得是一回什麼事！中華民國有了二十多年的生命，也就有了二十多年的外交歷史，但是成績呢？直等於零。從不會見我們的外交當局確定過有效力有系統的外交政策，英國咬了我們的耳朵，向

國際間說說委曲；日本暗了我們的鼻子，向國際間訴訴冤枉；但每次的結果，總是揉揉眼皮，把眼淚吞到自己肚子裏去，誰也不來管你這些「鳥」事！辦了二十多年的外交，始終未交得一個休戚相關，互相扶持的真正友邦。始終

是孤零零的只聽着人家的這齣協定進去，那齣盟約上場，鑼鼓喧天，歡笑鬧忙，自己却蹲在世界的一個僻角裏受西北風！

人人都知道日本的強盛，是由於明治維新；但人人都忽畧了英日同盟，却又繼明治維新而予日本以莫大的助力。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猖狂於遠東，太平洋上的風雲立現緊張，資本主義的美國，馬上與共產主義的蘇俄，進行復交運動，以取得國際上的聲援。東北事件的發生，如果真有「博愛」的上帝，恐怕也要詛咒日本太無理取鬧，然而，據當時的中外報紙的記載，法瑞等國是有着濃厚的袒日色彩，試問他們與日何親？與我何仇？其所以背背公理以袒日，不助我以申張公理，雖有多方面的原因在，但不論什麼原因，總脫不了外交範圍，根本上的一句話，還是中日兩國外交成績的優勝劣敗。

再進一步估計估計同情於中國的一方面的價值。當時國際間的空氣，法瑞等國，明白袒日，姑且不論，就是使中國人高興，使中國人受寵若驚的國聯的議決案，調查團的報告書，還不是白紙寫黑字，送了我們一張空頭支票？不能夠實際的制裁日本，便是變像的不願意援助中國，不

過爲了事實的曲直，太抹殺不了「人的理性」，不得不這樣寫寫而已。試問這兩種文件，到現在何補於遠吉黑熱的淪亡？何補於察北綏東的危殆？

現在，世界二次大戰，誰都在顧慮着遲早必定爆發，於是德意兩國，便接頭抱頸的穿上了一條褲子，英意兩國，多年不能解決的地中海問題，馬上簽了協定，日德兩國，勝子，明顯的已經吊到了「拾玉鐲」。他們爲了什麼？難到我們的外交家，還看不見「與薪」麼？

所以中國今後的外交，再不澈底的變更過去頭痛醫頭，脚痛醫脚，說委曲，訴冤枉，那種低能的辦法，以脫離孤立的局勢，說日本能獨吞中國，雖未免替日本吹牛，但是在二次大戰的砲火下，「共管」，「瓜分」，恐怕終於要實現的！

總之：今日之中國，無時無刻，不是「非常時期」，無時無刻不可以滅亡。如果政府能以有效力有系統的政管理外交，雖不敢說手到病除，但這種含辛茹苦，忍辱苟安的狀態，總可以逐步甜化，逐漸抬頭。所以對外，不能戰則應守，不能守則應和，斷臂可以全身，因循適足致命。即以九一八事變而論，早有確定方針，果有實際聲援，

則錦州熱河，絕不致相繼淪亡，察北綏東，更不會遭受今

日之侵略與蹂躪了。

(皖鵬)

## 求知青年的苦悶

我國文化水準的低落，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除佔人口全數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不識字的同胞外，就這天之驕子——特殊的，受教育的份子說，也貧乏得可憐。近年雖有些人大喊「文化建設」，「提高文化水準」，「普及文化運動」，然而文化界不景氣依舊未見減除。

近兩年來是雜誌年，雜誌的發刊如雨後春筍，表面上，形式上頗形活躍，然實際上銷路很少很少，其中因政治關係而停刊的固很多，而因銷路不廣，迫於經濟而停刊的尤為不少。這固然可以看出一般知識份子經濟上的貧乏——購買力的低落，更可以看出大部分知識份子求知心的淡薄，比之於求名謀利的心就相差很遠很遠了。若就名雜誌的內容說，十分之六七是電影照片，再有為討論政治經濟及文藝方面的，論及科學、醫藥的，那就太令人失望，內容太膚淺，範圍太狹了，決不會滿足熱心求知青年的要求的。再就近年出版的新書說，也是犯同樣的空虛病。各書店

大量翻印古書，什麼通史，什麼全集，……不曉出版多少，這些書固然不能肯定說是沒有價值，然而在這廿世紀的科學世界，難道新興的科學書籍就不重要嗎？我想誰也不能這樣說，然而事實畢竟與我們的意思相背。比如近年來國人大聲疾呼的提倡公共衛生——學校衛生，鄉村衛生，職業衛生；要注意營養，就事實方面是胡亂幹了一點成績，若就理論或科學的方法講，就難以說及，關於這方面的雜誌是少而又少，而所有幾本書籍，儘是互相抄襲——美其名曰參考，翻來翻去，還是類似，也可以說是一樣的東西，僅是改頭換面——換湯不換藥，有時連頭面都沒有改得好，識者一見，馬脚就露出來了。例如目前有些論文——不論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皆有——是把他人的材料顛倒一下，加上「前言」或「緒言」「引言」或「開場白」和「結論」「尾語」「最後的話」……就認為是自己的文章去發表了。這樣不過為幾文稿費和出風頭而已，與學術貢獻，

似乎無大關係。話雖如此說，然而這種人還算好的。他做這種工作，至少自己腦中有相當印像，比那實行嘴上吹牛、拍馬、做走狗以求權利地位，而求知心已冰冷的人，要好得多了。

不過生在如此文化落後的环境中，熱心求知的窮困青年的痛苦，可也就夠受了。他們得受中等教育，因經濟的威脅，不知受了多少折磨，若再想進貴族院——大學，那是再也不能夠的；然而求知是那樣的熱烈，難道就被抑制住嗎？當然是不會的，不得已就祇有自己研究以稍慰求知的慾望了。自己進修研究的方法很多，主要的還是看書，但前面已經說過中國現在出版界最多的是那些老陳古老的所謂「國學」書籍，除此以外別的書籍就很少，然而現在的青年，絕非以往或幾年前的青年所可比擬，他們已深深地認識時代要求，握住時代重心，寧願死在鋒刃砲火毒氣之下，也不願作如此——埋頭翻故紙的自殺工作。因為從腐朽的「枯體求不出光明」，已有事實和過來人的經驗，夠作充分的證明了，那能再作以往那樣優想，幻想呢！有人說各書店說出古書就等於民族自殺，這話雖有點過激，但一般莫名其妙的人，也實在應該在頭腦清醒時想一想啊！

關鍵就在這裏了，既不願鑽入故紙堆，又沒有大量的、新興的、適合需要的科學書籍讀。近年雖有很多學者埋頭研究，努力社會科學知識的介紹，有相當的成績，然而還是不夠。處在此種情形之下，要想研究一種較深的學問，是非學外國文不可，至少也要學會一種。然則學會一種外國文是不容易的，一個高中畢業生讀原版英文書籍尙且吃力得要命，然而他們對於英文已經學了六年；就一般人認為容易學的日文說，也非一年工夫不可，要會話、時還要長些。單就時間方面說，學習一種外國文，已非一般青年所能辦到——因受了環境、經濟的限制——再就財力方面說，西書價高，日文書亦比我國書價為高。在目前如此貧困，購買力如此低下的吾國，能夠買洋書讀的能有幾人呢？不消說是少數中的極少數了。

在這樣情況之下，我們最大的希望是望國內學者除埋頭研究、努力創新外，還要致力於外國學術的介紹，各國新興科學、文學的名著，要盡量的翻譯介紹，以解內國求知青年的燥渴，以助本國文化的推進。同時希望有機會學外國文的青年，不要把這黃金時代很輕易的過去，學的時候，馬馬虎虎，視為無足輕重，以致學三五年外國文，還

不能達到看書的目的。我們常聽見有上述之咎的人的懺悔和歎息聲，歎息是無用的，要免蹈此覆轍，只有把握現在，才能創造未來，把懺悔、歎息變為光明快樂。

有志上進的青年同志們！我們感受的痛苦，豈僅求知方面而已，然而我們要積極奮鬥，要用不拔的意志，熱烈的情緒，堅苦卓絕的精神，以求未來的光明。萬萬不可怯弱、悲觀、沮喪，追悔過去，忽略現在，幻想未來，我們知道目前的痛苦——國難的嚴重，社會進步的緩慢與不合理，惡氣氛的包圍——，是頭腦清醒的自覺表現，是振作發憤的開端。惡勢力，不良氣氛如同空氣一樣到處瀰漫着，不僅包圍身體的周圍，且能鑽到人體的內臟裏。空氣的壓力很大，吾人生活於空氣中，全身所受空氣的壓力達一九〇〇〇乃至二〇〇〇〇之數，何以不感受壓迫呢？就是因為壓力各方平均，體內外皆有空氣，而顯不出作用的緣故。而一般醉生夢死，不可救藥的人，終日昏昏糊糊拖延時日，他們心目中不用說是沒有民族、國家、社會等觀念，就是自己的前途也不會打算過，不論社會上不良氣氛

多濃厚，他們終是感覺不到，何以？就是因為這種濃厚的不良氣氛已侵入體內，體內外所受的壓力相等，而不自感覺，也可以說體內外俱已麻痺了。所以他們不知什麼是痛苦，就是做亡國奴，也不知道是一種莫大的恥辱。這種人最危險，國家多了這樣的人，就是增加國家危險的程度。我們青年——有志的青年，自然絕不會這樣，我們頭腦是清醒的，感覺也最靈敏，當然知道目前處境的種種困難，而能夠把握現在，克服困難，以創造氣焰萬丈、光明燦爛的未來，那時候中華民族的優秀、偉大表現了，總理革命所企圖的「世界大同」也實現了，這是青年應有的責任與使命。

我相信今日中國青年的理想皆以救己、救人、救國、救世為鵠的，更堅絕的相信，一般有志青年已在那裏充滿進取有為的熱情，努力邁進，作充分的、永久的、最大的準備了。

全國的青年同志們！大家一致起來罷！（高鶴年）

鮑加達士的領袖論  
書評

## 鮑加達士的領袖論

Leaders And Leadership, By Emory S.

Bogardus, 1934, D. Appleton-Century

Company, Inc.

歐戰以後，世界政治的趨勢顯然是：民主政治衰落，獨裁政治抬頭。於是，『服從領袖』，『培植領袖』成爲政治訓練的中心問題。撲朔迷離的中國政治，本來談不上民主，也談不上獨裁。不過在別人講民主政治的時候，我們曾經跟着喊過民主的口號，現在人家講獨裁，我們也該有所表示，這樣才配得上稱適應潮流的，現代化的國家。無怪乎阿貓阿狗都來討論領袖問題了。

不佞深恐當今之世不明領袖的意義，未免知識落後，遺笑大雅。湊巧友人書架上放着鮑氏的領袖論，借來一閱，氣看完了。鮑氏算是美國知名的社會學者，著作等身，不勝枚舉。他去年曾經來華觀光，當時龍冠海先生寫過一篇介紹他的文字，在本刊第十四期發表。欲知鮑氏身世，請

讀龍先生大作，這裏僅祇將他的領袖論介紹給與區區有同樣感覺的讀者。

先從研究的方法說起，這本書主要是一本名人傳記之科學的分析。誰也知道，一般的名人傳記不是穿鑿附會，離事實太遠，便是嘮叨瑣碎，無關宏旨，祇能當小說看，當好文章念，不能視爲歷史的資料。不過沙裏淘金，在半虛半實的名人傳記中蒐尋些領袖人物的事蹟，以爲歸納領袖特長的根據，未始不是一種辦法。

分析名人傳記的結果，鮑氏得出許多領袖的條件與幾條原則。領袖論全書分五篇，第一篇概論，討論領袖的意義與領袖的種類，第二、三、四篇討論領袖的條件，第五篇討論原則與理論。

什麼是領袖？廣義的講，領袖是能夠對於多數人發生特殊影響的人物。領袖人物所以能夠對於多數人發生特殊的影響，所以能受人崇拜，必定他的人格，他的才幹，有

大過人的地方。但是，一個人的精力時間有限，聰明才智有限，不能事事都比人強，所以領袖不是一個絕對的名詞：在某方面可以做領袖的人，在別的方面往往只能處於被領導的地位。同時個人本身的長處還不足以造成領袖的地位。能夠做領袖的人必須了解民衆，了解民衆的需要，了解社會的動向，以自己的聰明才智指示民衆以滿足需要的途徑，才能取得民衆的信仰與服從。不問民衆意向，不顧社會趨勢，一味倒行逆施的人，充其量僅能使民衆表面上屈服，不能得到民衆內心的信仰。這樣的人是一「獨夫」，不是領袖。所以最能領導民衆的人，自另一方面看，也可說是最能遵從民意的人。據此，施氏認為領袖與民衆的關係代表一種社會歷程——在多數人交相感應的歷程中，一個人佔着優勢。他說：「領袖與羣衆的關係是一種取和與的關係。領袖的功能乃顯而易見的；羣衆的功能表面上或許不容易看出來。然而羣衆是必需的，因為沒有羣衆就不會有領袖。羣衆是重要的，因為羣衆可以消極地不參加領袖所倡導的活動，並且可以積極地違抗命令，寧願受處罰而不願意追隨領袖。因此，為領袖者必需時時考慮着羣衆方面各種可能的反應。」（原書第六至七頁）

常言道：「行行出狀元。」各種活動中都有適宜於牠的特殊需要領袖人才。並且同一領袖，在甲種活動中以某種方式表現他的領才，在乙種活動中往往要採取另一種方式。施氏說，假如我們能夠將全世界的領袖們會集一堂，按照他們的性質來分類，大約可以得下列的結果：（1）直接的或間接的；（2）黨派的或超然的；（3）對人的，做事的，或思想的；（4）專制的，懷柔的，或民主的；（5）各種專門的領袖。這種分類當然不是呆板的，劃然不相踰的。慣用某種方法的領袖，不見得完全不用其他方法；一個領袖對羣衆通常持某種態度，在特殊情況之下也許會一反常態，採取與他的個性或習慣相反的態度。

關於領袖的條件，該書分三部分探討。第一，從生物學方面討論領袖的先天的條件。在這裏著者闡明遺傳與環境交感的情形，足以糾正過分重視遺傳的種種謬誤，立論大體均稱正確。此外復說明內分泌腺與才智的關係，由此我們可以明瞭，平常人們誤認為先天的特質，往往是可以受環境左右的。第二部分論領袖的社會刺激，分三章說明機會，人力，與時機的重要。全部大義可以吾國「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一語概括之。



第三部分（即原重第四篇）討論領袖的主觀方面的條件如下：（一）先見之明；（二）精力；（三）智慧；（四）品格；（五）自制力；（六）和人的藝術；（七）組織力。這些條件，誰不知道？可是經過著者引經據典地解說一番，我們已有的觀念確手可以比較的具體化得多。

在第五篇裏著者提出幾個原則。按照這幾個原則，領袖要善於補償自己的缺點，善於征服環境的障礙，俾轉危為安，因禍得福。善於維持人格的平衡：不過分進取，亦不過分萎縮；不過分分心，亦不過分專一；不完全靠靈機

，亦不完全機械化。善於權衡輕重，利用助手，而不事事躬親，以致效率降低。善於分析情景，然後設法控制之。『事實最雄辯』，領袖地位之確立，最後還要看做出來的成績是否為民衆所期望，社會所需要的。

鮑氏領袖論一書，在稍通社會心理的人看來，並有沒什麼新奇的見解。然而牠能夠根據從名人傳記裏蒐羅很多材料，證明人們由粗淺的觀察、或有限的經驗裏得來的——些概念，不能說不是一本有價值的著作。（普仁）

## 寄稿的人們

羅志遠，上海大夏大學政治學系的教授。他根據他對於國際政治的認識和他留學期間的感想，替我們寫了「對外宣傳的重要」一篇文章。我們除了向羅先生表示謝意以外，還很高興的將他那深中時病的文章介紹給本刊的讀者。

普仁，研究社會學有年，並且對於鮑加達士的學問，有很深切

的認識，領袖論一書之介紹，當為有志社會學者所樂聞。

高鶴年，皖鵬，同為本刊的讀者，他們的苦悶，本刊深表同情，故特將彼等的來信，代為披露。吳幹，呂頌鑑，已為本刊讀者的老朋友，自不用特加介紹。



本刊第三十一期內容

日本林內閣的透視……………林雲谷(一)  
 外交官的政治任命……………張匯文(四)  
 從提攜說到抗戰……………于西華(二)  
 中國工業化中之勞力問題……………吳至信(四)  
 看了雷雨之後……………鑑清(二)  
 通信：北平的學聯……………白文(三)  
 書評：大陸法在十九世紀之進步……………李子欣(四)

刊例		是非公論旬刊廣告價目			
刊例	目	普通	優等	特等	價
(一)廣告均為白底黑字，用與原地位同種之紙張排印。 (二)銅線版自製，其委託本社代製者，須簽訂廣告契約。 (三)寫登廣告，須簽訂廣告契約。 (四)欲知詳細情形請向南京珠江路廿二號本社廣告股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正文中間	四十元	五十元	六十元	全地
	底封面之外面	二十五元	三十五元	四十五元	半面
	底封面之裏面				四分之一
	普通				

**不許轉載**

編輯者 **是非公論旬刊社**  
 南京珠江路 二十二號

印刷者 **中山公記印書館**  
 南京國府西街 電話二一六九八

**華豐印刷鑄字所**

最齊備之印刷材料工廠  
 承印中西書籍簿記表冊

第一支店 南京洪武路二二八號  
 鑄字部電話二三五二八  
 承印部電話二一九四八

總店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第二支店 杭州青年路二號

發售 中西 銅模 鉛字 材料 卡片 油墨 印刷 機器

**欲**

知——當天正確消息  
 讀——生動雋永文字  
 閱——美麗清新報紙

可滿尊意 (日出兩張)

定價：每月大洋四角  
 社址：碑亭巷十四號  
 電話：二三一二九號

南大夏 祇有  
**京晚報**

# 新華銀行

分行 大行宮  
電話二二三三六五

城北辦事處

中山北路雲南路轉角

電話三二一七九

城南辦事處

中華路建康路轉角

建築完成即行開幕

辦理信託業務 穩妥周密

各種儲蓄利息 特別從優

## 淮北新浦聚安鹽號廣告

本號在淮北經營鹽業歷有年所瞭於晒掃之法未臻至善運銷之道頗欠適宜因力遵 明令提高鹽質務合衛生獨投鉅貲廣置鹽田製晒務期改良產額尤貴充足取精用宏不遺餘力復於湘鄂贛皖豫蘇各省遍設分號每年銷額達百萬担固緣自產自運自銷乃能措置裕如推而裕國利民厚生亦即富強基礎久蒙各界讚許用並電勉今擬除自運銷外并為代客辦運倘蒙 委託特別効勞此佈

本號電報掛號三九三二一  
話號碼一一一號

白下路

## 德昌祥 紙號

文具紙張 印刷裝訂

表冊簿記 一應俱全

電話五二二二二一號

## 扶輪日報

言論犀利

直接訂閱

消息靈通

優待期間

副刊精彩

三月一元

編製醒目

每晨送到

社址：南京中山北路國府路角  
電話：二一九三號